

中国观察·椿桦专栏

“择班费”浇灭了贫困生最后的希望



择班费剥夺了穷孩子公平起跑的机会,“择班费”则破灭了穷孩子通过读书向上流动的希望。“贫富分班”的现象之所以出现,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教育的产业化和功利化思维。

择班费未死,“择班费”又来。据《安徽商报》1月5日报道,安徽灵璧县一小学被曝存在“贫富班”现象。家长交3000元钱,孩子就能享受小班待遇,教室设有空调、彩电、DVD等教学设施;不交钱的孩子就要去挤近百人一间教室的大班。

一堵墙,就是“穷班”与“富班”的分水岭。在同一所学校求学,做学生的差别竟然是如此之大。看来,拉大贫富差距,也已经从娃娃开始抓起了。

择班费问题,早已将学校划分成了三六九等,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和家为此消得人憔悴。在他们眼中,“公平”大概停留于词典中,至少在教育领域,他们是难以体会到的。于是,只能退而求其次,在学校这个小小的社会寻找相对的公平。不幸的是,对于安徽灵璧县的孩子来说,这样的相对公平也是奢侈的。

作为教育不公的主要标志,择班费早已被民间和官方一致性为乱收费,且属“历史遗留问题”。但

在灵璧县的一些学校,“贫富班”为何也成了“历史遗留问题”呢?表面的原因是:贫富班在这些小学校长的前任就已经存在,但根本原因在于:产业化与功利性,已成为真正的“遗留问题”。这个问题,可用来解释很多教育方面的不合理现象。

不要以为“贫富班”只是个别问题,至少在灵璧县,它已经是一个持续多年的普遍现象。回顾一下你会发现,灵璧县其实只是一个“抄袭者”,类似的分班现象在国内其他地方早已存在。譬如,山东省实验小学早在2000年就开始推行电脑实验班、英语实验班和普通班,班级之间的缴费相差上万元;次年,上海徐汇区一所小学“借鉴”了相关创意。我们不得不相信,功利性左右了太多教育工作者的行为方式,所谓教育

公平,在他们心中完全没有分量。

穷人通过读书获取向上流动的机会,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机会。而人为地制造差异化教育,只会产生穷人更穷的马太效应,让贫富差异更加突出。如果说择班费剥夺了穷孩子公平起跑的机会,那么“择班费”就浇灭了贫困生最后的梦想与希望。

有教无类,这是孔老夫子告诉我们的,在他的学生中,有贵族,也有平民。而平民教育更能体现孔子“有教无类”的精神实质,这与温家宝倡导的“穷人教育学”完全一致。很遗憾,当下太多的教育工作者并不屑于孔子的教育观念,一些地方政府似乎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,于是,贫富分班也就成了必然。

(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)

相关评论

在这个贫富差距日渐扩大的时代,在教育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均衡的年代,只要仔细审视一下,哪里又不存在着“穷班”与“富班”现象呢?比如说“普通学校”与“重点学校”的差别,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穷富之别。

灵璧的“穷班”与“富班”,只不过是当今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一种表现形态而已。不必

教育界还有哪里没分“贫富班”

讳言,围绕着教育,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博弈,而教育部门与一些占据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,就是受惠者。寄望于这样的学校去践行教育“有教无类”的理念,只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。

“无论是城市的还是乡村的,富贵的还是贫贱的,聪慧的还是笨拙的,教育的理想都是为了人的一切”,教育专家朱永新在《我

的教育理想》中曾这样说。这样的理想令人心向往之,但要想达致又实在不易。灵璧的“贫富班”会引来人们群起指责,然而冷静下来想想,天下哪里没有“贫富班”呢?姑且不说城市与乡村的差别,就是同在城市,像“打工子弟学校”这样的标签,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意味着“穷班”,意味着在教育资源对比中处于弱势。这一切,归根结底,就在于当

前教育资源分配严重缺乏公平性。更悲哀的是,灵璧的“贫富班”出现在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。义务教育具有全民性、公益性、基础性特征,这就要求,义务教育不应该将公民分为三六九等来提供不同的教育。然而,现在我们却连义务教育资源的起码公平性都不能保证,由此可见,均衡教育资源要攻破的既得利益堡垒有多强大。(单士兵)

财经纵横·叶檀专栏

中国真正被掐住脖子的不是能源



中石油与澳大利亚伍德赛德天然气购买合同终止,并不能证明中国能源被国际卖家掐住了脖子,毕竟,中国主导的大部分能源并购案进展顺利。真正值得警惕的是,在高科技领域核心技术、农产品定价权、金融标准制定三个方面,正越来越需要仰人鼻息。

1月4日,澳大利亚伍德赛德石油公司宣布,该公司2007年9月与中石油签订的价值404亿美元的LNG销售合同已失效。根据原有的框架协议,伍德赛德将在未来15年至20年内,每年向中石油供应200万至3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。(1月5日《中新网》)

这条消息让很多人更加忧虑中国的能源安全被国际卖家掐住了脖子。的确,中国的全球能源收购计划近来遭遇了一定困扰,但中国参与的大部分能源并购案进展顺利。中国向西非国家几内亚

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基建贷款,以换取近海石油的开采权。中海油已经投标,要从西方石油巨头手中赢得对尼日利亚石油区块的控制。此前,中国还与哈萨克斯坦、俄罗斯、巴西、委内瑞拉和安哥拉达成了贷款换燃料的交易。所以说,中石油与伍德赛德石油公司的合作破裂,并不能说明中国在天然气能源方面已经受制于人,这只是一次失败的合作而已。

中国没有在天然气方面被卡住脖子,但在其他三个方面却已经气喘吁吁。

首先是在高科技领域。在这轮金融危机的复苏过程中,我国虽然得到了矿山等资源,却未能得到核心技术。如我国的汽车行业,以市场换技术搞了几十年,迄今未能得到发动机的核心技术;我国大飞机制造,每个关键零部件的标准都是美国制订;我国的高铁项目,核心技术要从西门子、GE等公司购买。我国一直奉行的“以市场换技术”,受到高技术转移限制的挑战,我国内生的高技术领域仍然未能萌芽。

其次是农产品。我国是大豆原产地,却在2000年开始成为最大的大豆进口国,并逐步丧失大豆的定价权。2004年国际资本运作大豆价格先涨后跌,国内一些企业对套期保值缺乏经验,结果高位被套。近七成企业停产,大量企业倒闭,造成了中国的“大豆危机”。趁此机会,四大国际粮商大

举进入中国,通过低成本兼并重组,已控制全国66%的大型油脂企业,控制产能达85%。

第三,在标准与金融领域被卡住了脖子。中国央行的金融衍生品交易被套,亏损累累;中国所有的金融游戏都在西方银行家制订的规则下进行;中国制造业在2012年将不得不在欧美制订的体系下缴纳高额碳关税,而中国产品的标准无法成为全球标准。

表面上看,这是中国在能源、资源领域被卡住了脖子,实际上是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、标准制订不科学卡住了自己的脖子,加上中国在全球金融领域中无法成为有实力的参与者,导致中国财富源源不断地外流。建立中国内部市场标准,建立高效的交易市场,培育一流的实业家与资本家,才能破解“中国围城”。

(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员)

中国日记·杨耕身专栏

荒唐的听证会“合规”,这才是悲剧



听证代表打瞌睡、代表身份不公开,这些乱象丛生的听证会,居然都是合规的。因为《价格听证办法》早已留好了可钻的空子。荒唐的听证会不能引发听证办法的完善,反而有发改委出面力证“合规”,这才是最大的悲剧。

这个世界之所以依然有趣,是因为你永远不知道,什么样的真相才可能称之为真相。因为总有一种欲盖弥彰在扰乱视听,也总有一种欲说还休让人不忍移开目光。譬如昆明的刑覬之死,安阳的曹操墓,又譬如发改委对一系列水价听证会问题的回应。

针对媒体有关哈尔滨、济南、福州等地水价听证会“问题重重”的质疑,发改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表

示,这些水价听证会均符合规定——哈尔滨听证会中的消费者代表刘汝文确为下岗职工,并非媒体所称“董事长”;济南“梦中听证”的代表,则是因为前天晚上没睡足,太累了。(1月5日《现代快报》)

必须要有十二万分的勇气,才能相信媒体报道的都是错的,发改委的调查都是对的,所有的水价听证会都是没问题的。然而尽管艰难,你却不得不相信,发改委的调

查的确是在“依法”行事——所谓“有趣”,就在于此了。

比如对福州听证会代表身份问题,发改委价格司负责人说,依据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,“听证会举行15日前,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告听证会参加人和听证人名单”。该办法没有要求必须公开听证会参加人的身份,我才知道,原来在发改委的眼中,一种政府行为,哪怕再出格,哪怕已是民意沸腾,但只要法无明文规定,则其都是合规的,没有问题的。

听证会之所以无一例外地成为涨价会,原因就在于,听证会代表由价格管理机构遴选,因此它必然倾向于选择支持自己结论的代表。事情就因此变得有趣起来:一方面,公众最怕“被代表”,故对公

开听证会代表身份的呼声甚嚣尘上,而另一方面,相关部门偏偏能够找到不公开的法律依据。换言之,如果说代表身份问题是听证会的漏洞所在,那么不仅地方政府部门在争先恐后地“钻漏”,而且国家发改委也并不打算反对。

一部听证办法实施以来,早已漏洞百出,相关部门不思完善,反倒利用制度疏漏来自我辩护。真不知道,当发改委如此慈祥地看着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群起“钻漏”,而且还要为此寻找法律依据之时,它又怎样去解释《价格听证办法》对出台这一法规目的的表述,即“为规范政府制定价格听证行为,提高政府价格决策的民主性、科学性和透明度”。

(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)

热点纵论

“血铅事件”后能否招商变“选商”

有着“麋鹿之乡”美称的江苏大丰市出现血铅中毒事故,现已有51名儿童被查出血铅含量超标,多人属于中度铅中毒住院治疗,当地一家蓄电池企业被定为“祸首”,已责令停产搬迁。

(1月5日《现代快报》)

去年以来,包括陕西、湖北等地,都出现了“血铅中毒事件”,类似事故频频发生,浮出水面的“祸首”当然是企业,这些污染制造者重利轻环保,超标排放废水、废气、废渣,戕害群众生命健康。但深刨根源,一些地方政府则是培植“祸根”的“土壤”,在悲剧面前,更应该深刻反省。

这表现为,一是招商“饥渴症”导致不分良莠,全部拿来为我所用。一些地方给政府部门层层下达招商指标,完不成任务的要问责,重压之下只要招来项目引入资金就是“英雄”,至于是否给当地环境带来危害?早被官员置于脑后,很多污染项目正是借政府“饥渴症”乘虚而入,如大丰这家投资2000多万的蓄电池厂就是当地文化局从外地请来的。

二是唯GDP至上“催生”政府部门对污染企业态度暧昧、庇护。大丰人反映,自从蓄电池厂落户后,周边环境就急剧恶化,空气中时常有难闻的怪味,可令人难以置信,这家污染企业却顺利通过环保“三同时”验收。

大量事实说明,一些地方政府为保GDP增长和财税来源,不愿痛下决心治理污染,事情不闹大,民怨不沸腾,他们是不会自割污染“毒瘤”的,原因很简单,污染企业能带来局部利益,也能为一些官员的政绩加分。

接二连三的铅污染事件不仅严重危害公众健康,而且透支政府公信力,损害社会和谐。确保“血铅事件”不再重演,地方政府务必树立“环保至上、公众利益至上”的发展观,从招商引资的源头抓起,变招商为选商,而不是不分良莠多多益善。这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苏北地区,尤其是一个紧迫的问题。(尹卫国)

异论锋生

投诉要用文言文?

镇江丹徒区的政府网站上,市民向区长信箱反映问题时,投诉内容的字数被规定“不得超过100个字”,否则你反映的问题,就发不到区长信箱里。

对于这样的限定,有网友惊叹说:现在连微博都可以写140字,这个区的投诉信箱是在逼市民用文言文投诉。(《新快报》1月5日)

显然,丹徒区长信箱规定“投诉不超百字”,很容易让人理解是故意给投诉设置障碍,这与“没时间和你闲扯”的市长信箱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去年,面对市民在网上提的意见,湖北应城市市长信箱回复“我没时间和你闲扯,你有意见到创建办来面谈”,这让网友大跌眼镜。

各地设立的“×长信箱”,是政府与民众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,其目的就是让民众无障碍地表达意见,投诉维权,也是官员了解民众诉求的一个重要平台。人们对这样的平台,曾经寄予厚望。

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,一些地方却将“×长信箱”当作了一种政绩,设立的“×长信箱”成了摆设,不过是做样子而已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,“×长信箱”形同虚设,因此,就出现了“没时间和你闲扯”和限制市民“反映内容不超过100个字”的咄咄怪事。

如果民众投诉超过了100个字,官员就显得不耐烦,不愿意听了,这样的程序,恐怕很难让人相信,区长信箱是为民众服务的。

现在看来,要想真正让“×长信箱”畅通起来,恐怕必须建立起问责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,对那些不作为的“×长信箱”进行问责。(池墨)